

公共服务视角下民族地区学前教育服务的文化抉择

孙 爱 琴 李 彦 平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 普及学前公共教育, 构建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既是保证儿童基本权利的重要手段, 同时也是政府职责得以履行的重要形式。但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形成, 需要充分考虑服务对象、服务提供者和服务内容等的文化背景和脉络, 并以密切结合民族文化为前提, 形成走向儿童、生态化的服务体系和标准, 并着力提高服务提供者, 即学前教师的自觉文化素养, 如此, 才能通过学前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 既提升民族地区儿童的早期生活质量, 又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关键词: 学前教育; 公共服务; 文化自觉; 儿童

中图分类号: G6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520(2016)05-0087-05

DOI: 10.13874/j.cnki.62-1171/g4.2016.05.016

“公共服务”一词起源于法国。我国是在 1998 年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被首次提出并开始运用。公共服务理论的创立者莱昂·狄骥将“公共服务”界定为“任何因其与社会团结的实现与促进不可分割、而必须由政府来加以规范和控制的活动的, 就是一项公共服务, 只要它具有除非通过政府干预, 否则便不能得到保障的特征”。^[1] 这是一个相对明确的概念界定。教育, 因其符合萨缪尔森所指出的, 是“那种不论个人是否愿意购买, 都能使整个社会每一成员获益的物品”, 是一种要使“整个社会每一成员获益”的具体过程, 因此, 也属于“公共”范围内的产品。虽然, 人们对教育属性的定位与理解差异甚大, 即“教育产品”是“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的观点仍受质疑。但是, 不难发现, 人们对教

育的定位也有一个不争的事实, 即: 从外部性上来说, 教育“具有典型的收益外溢性特征, 教育看似作用于每一个个体, 使得每一个受教育者的思想、学识、技能、素养得到提高, 从而促进其自身的发展,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 个人实现其价值的同时, 正是个人对社会作贡献的过程, 所以教育这项产品具有强烈的收益外溢性特征”^[2], 其公共性不言而喻。

1 学前教育作为公共服务的基本内涵

学前教育是为 0~6(7) 岁儿童提供的基础教育, 而学前教育服务主要指以 0 至 6 岁婴幼儿及其家长作为服务对象, 由托儿所、幼儿园以及托儿所、幼儿园之外的社会化教育服务机构提供的, “采用多种形式促进婴幼儿认知、体力、情感、审美、社会性等方面协调发展的综合性教育服

收稿日期: 2016-05-11

基金项目: 2014 年度西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西北民族地区学前公共教育的文化境遇: 反思与建构”(项目编号: SKQNYB14004); 奕阳教育研究 2015 年青年学者学术研究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 孙爱琴 (1981—), 女, 甘肃秦安人, 教育学博士,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学前教育基本理论与实践。

务”^[3]。学前教育服务体现出自身作为公共服务的特性，主要源于学前教育从家庭形态走向公共形态的内在特质及其展现。

学前教育扮演公共服务的角色，体现着学前教育的本质内涵——教育性、福利性、公共性和公正性。学前教育作为公共服务，是要通过公共教育的形式来满足全体适龄儿童的身体养护、文化教养、基本知识的需求，表现出学前教育“世俗化”的特征。在新时期，随着学前公共教育的发展，其自身表现出与以往传统意义上的早期儿童教育之间的本质区别。

首先，从公共服务的特征来看，传统意义上的早期儿童教育并没有由国家政府加以规范和控制，并且其发展并非是政府干预才得以保障的结果，因此脱离了学前教育服务的“公共性”和“服务性”等特征，更多的体现出“区域化”和“等级化”的趋势，如柏拉图在其儿童教育思想中提出，哲学家、军人、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子女出生后就应在国家特设的养育院由专人养护，但不包括奴隶的子女。

其次，从公共形态下学前教育发展的目标来看，学前教育作为公共服务担负着民族团结与发展的重任，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全党全社会都要重视儿童和少年的健康成长，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把下一代培养好，使共产主义后继有人，代代相传。”^[4]

最后，从教育对象来看，学前公共教育是对象为0~6(7)岁的所有适龄儿童的一种阶段性基础教育，其自身应体现出“服务性”、“均等化”、“公正性”及“普惠性”等特征。在公共服务体系下的学前教育应满足所有适龄儿童，不论地域、民族、性别及身份差异，都能获得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体现公平正义的大致均等的学前教育服务这一要求。

2 民族地区学前教育服务的文化困境

2010年《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要努力构建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保障适龄儿童接受基本的、有质量的学前教育”。随后，《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中指出，“基本公共服务，指建立在一定社会共识基础上，由政府主导提供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相适应

的，旨在保障全体公民生存和发展基本需求的公共服务。”此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要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着力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5]因而，学前教育作为公共服务已不仅仅是学前教育自身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和表现。但是，在民族地区，学前教育服务的对象、提供者和内容都未发生明显变化。那么，在多元文化发展的背景下，学前教育服务如何立足于民族地区？服务过程中又会面临哪些文化冲击或困境呢？

2.1 民族地区幼儿园儿童所面临的因文化的中断而造成的内心冲突

对任何一个民族地区的儿童而言，他们辗转于祖辈所酝酿的文化圈层，习得相应的、特定的文化思维模式，而学前教育服务的公共特质，迫使儿童从家庭走向幼儿园。因此，儿童在接受来自主流文化教育影响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忍受因文化的中断而造成的内心冲突。

其一，民族地区的学前儿童面临着生活价值选择上的两难，其根本是学前教育服务所秉承的现代教育理念与民族传统教养观念之间明显的差异和区别。不同的民族有其独特的民族教育活动的历史，民族地区的学前儿童长期生活在其民族传统文化的氛围当中，尽管教育是文化陶冶的最重要的手段，但较难从传统文化中分离出真正的“现代教育”内涵。有研究者指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少数民族教育都面临着一个基本现实，即自始至终少数民族教育与传统文化都存在着身份的叠合，这种身份叠合并不是指少数民族教育具有两种不同的运行主体，而是指少数民族教育与传统文化的主体性模糊。”^[6] 这样来说，民族地区学前教育服务的对象本身是固定的，但服务对象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身份自然镶嵌在其日常生活中，如果民族地区的学前教育服务不能将儿童身上“已有”的身份和服务过程中“将要”形成的身份进行有效地、自然的融合的话，儿童的选择定会陷入两难，这对其成长和发展是不利的。

其二，学前教育作为公共服务的提出，是为了促进真正的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但任何过分强调学前教育服务的质量，抑或过分强调民族地区传统教养观念的偏颇举动，都会使服务对象在文化上走向迷失，造成更大程度地社会不公。最明

显的变化是对家庭教育的冲击。有研究指出,^[7]“现代教育文化的冲击导致家庭教育方向的偏离,父母对于孩子的教育已从民族文化传统的教育变为主流文化的督促,孩子在家的大部分时间不再用于讲述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而是用于主流文化知识的学习,孩子的家庭生活亦不再是民族活动的参与,而是现代文艺节目、网络文化的替代。家庭文化传承场域的变质导致民族文化遗产从一开始遭遇困境”;或者努力保持对民族传统教养观念和习俗的保护,完全不去理会学前教育服务的社会理想,阻碍民族地区儿童融入主流社会,最终“确实”将自己与其他非民族地区的儿童区别开来,使得学前教育服务失去了服务对象,完全违背学前教育服务力图通过完备的公共体系,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意愿。

2.2 民族地区学前教育服务的快速普及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冲击和影响

首先,学前教育服务的“公共性”体现在学前教育服务体系结构上的开放性及其价值性。这意味着学前教育服务讲求全面性和整体性,因而,民族地区的儿童无一例外的都被包括在服务范围之内。但这不可避免的会使得民族文化受到很大的冲击。^[8]学前教育服务在传承现代科学的、普适性的知识的过程中,有可能形成对本土知识、地方知识价值的轻视甚至遗忘。

其次,就是学前双语教师的大量缺位。在民族地区,学前教师将面临更大的挑战,意即自己的“原生”文化背景、学前教育服务所秉持的现代学前教育理念,以及民族地区自己的传统文化三者同时需要在某个具体的个体身上取得融合和贯通,并朝着传承民族文化、提供高质量的学前教育服务的方向发展。因此,对双语教师的需求显得更为迫切。有研究者指出,“很多少数民族面临丧失母语、母文和母文化的危险。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在学校里懂双语、双文的教师越来越少。尤其是能够流利使用本民族语言和文字进行教学的双语教师越来越少了。”“双语教育中师资问题主要体现在缺乏大量‘民汉兼通’的双语师资。”^[9]而双语师资的缺乏,更突出了对学前教育服务的实际提供者在文化素养上的高要求和高标准。

2.3 民族地区的学前教育服务面临标准化抑或生态化的艰难抉择

从服务内容上来说,民族地区的学前教育服务面临标准化抑或生态化的艰难抉择。制度化、科层化的生活,科学、标准的教育过程,是学前教育服务作为现代工业社会发展产物的基本特征。在大力推进和普及学前教育公共服务的进程中,具有明确规范的标准化操作流程既有利于大面积扩展和推广学前教育的服务面,也容易实现和检验学前教育服务的实效,但是在民族地区,学前教育服务在内容上的标准化会极大忽略民族性与地方性特征,使得学前教育服务在民族地区的发展过程中陷入遮蔽本土性特色,非但学前教育服务本身因为未完成与民族文化的“兼容”而不能成为民族地区共享的文化,而且,学前教育服务本身也会因为自身的公共性和服务性也逐渐模糊。因此,就民族地区学前教育服务的整体发展而言,在内容上不能脱离民族文化习俗的“土壤”,不能背离公益性、普惠性,要避免忽略民族文化的“一刀切”路径,避免使学前教育服务在民族地区的普及和发展陷入“水土不服”或“被对抗”的境地。更为严重的是,民族地区的儿童面临文化身份的剥离,和因生活经验的远离和陌生而带来的恐惧。

3 在民族地区提供学前教育服务的文化走向

在民族地区,学前教育服务的提供虽以普及和扩大公共服务为宗旨,但作为以培育和促进儿童发展为内在的教育服务,服务必须要结合推广和文化遗产的双重任务,而非以学前教育服务的推广而导致对民族文化的忽略抑或消解。学前教育服务在实现文化遗产的任务时,基于民族地区文化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不可能全然遵循某一种特殊的文化遗产方式。而是坚持“文化兼容”、“扶持共进”的道路,在学前教育服务的普及过程中,从文化同化走向“文化共生”,既要体现民族特性,以维护民族地区的文化权利为前提,又要促进民族地区的儿童发展,保证学前教育服务的有效推进,实现更大的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

3.1 民族地区的学前教育服务必须坚持走向儿童,保护和促进服务对象的成长和发展

走向儿童,是现代学前教育的核心理念。作为公共服务的学前教育必然要坚持这一理念。成长于民族地区的学前教育服务,需要尊重民族地

区儿童的“先入”文化，根植于当地的民族文化和传统的教养观念。

在少数民族教育现代化的潮流中，当少数民族现代教育与传统文化的知识性并非保持一致时，就需要进行文化转型。民族传统文化知识的形成有着悠久的历史，既体现着教育的地方性特征和价值，又具有封闭性和保守性。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是民族地区教育与文化发展的价值母体，但在现代学前教育服务快速介入后，容易导致民族传统文化的弱势，使其显得不合时宜又充满认同危机。而这种因文化博弈而出现的矛盾，很可能导致儿童在文化上的焦虑和内心冲突，在“熟悉的”内容和“需要熟悉的”内容之间徘徊游移。因而，民族地区的学前教育服务必须要以儿童原有的文化“经验”作为服务的文化立足点和根基，避免传统教养观念与现代理念的之间的断层或“不适”，及其给儿童带来的内心冲突和焦虑。反之，要在传承优秀的民族本土文化的过程中，增进儿童对本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的理解，形成对本民族文化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3.2 文化自觉意识是民族地区学前教育服务的提供者——学前教师的必备

文化自觉，意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10]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文化自觉即是价值的自觉，是人对其价值的追求和选择”。^[11]学前公共教育的普及是基于家庭、幼儿园、社区对儿童和儿童教育的理解。真正的儿童教育是需要走进儿童世界，不断形成儿童的文化品性的过程。费孝通指出，“旧的文化已不能给我们心安理得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已经不能满足儿童发展的需求，因此，我们不得不去衡量这样一些问题：“我们为什么这样生活？这样生活有什么意义？这样生活会为我们带来什么结果？也就是说人类发展到现在已开始要知道我们的文化是哪里来的？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12]铺天盖地的文化“问题”投射到学前公共教育上，忽视了教育真正的对象——儿童。能否站在儿童立场，能否厘清教育真正的价值诉求，这是能否回归学前公共教育“服务性”的前提。

在民族地区的幼儿园内部，幼儿教师具有不

同的民族来源，这种“跨民族”的身份特征所致的不仅仅是他们的文化素养所关注的自身对文化的适应问题，同时还影响他们对教育对象的属性和特征的理解。因此，要不断促进民族地区幼儿教师的文化自觉，提升他们的多元文化素养，尊重民族特殊性、尊重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尊重儿童，理解儿童教育。在幼儿园外部，以家长为主的成人也应不断形成有利于儿童发展的文化品性。在现代学前公共教育发展的进程中，与现代先进的教育理念对话，能够充分认识到学前公共教育的价值，以及儿童教育的重要性。而在以教师为主导的幼儿园内部和以社会成人为主的幼儿园外部之间，要不断加强二者的沟通与交流，通过思想、文化的碰撞、交流、交往和交融，互相尊重、理解、认同，在多元文化氛围中共同形成适宜的文化价值观和儿童文化品性，促进儿童的发展与进步，实现“‘以人为本’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发展的和谐文化”^[13]。

3.3 民族地区的学前教育服务必须建构生态化的服务体系

民族地区学前公共教育服务的构建，应以民族文化为教育的源泉，表现出民族区域的独特性。这就要求政府在构建有质量的学前公共教育时，转变角色，从公共服务的直接生产者转变为公共服务的间接提供者；从高强度的管制转变为有策略的引导与激励。此外，民族地区学前公共教育应凸显民族文化主体的本质，加强民族特色的校园文化建设，保持发展的创造性。同时，应将民族地区的文化特征引入到学前教育服务中来，形成民族文化情境中的学前公共教育。传统文化知识是教育发展的源泉，而现代学前教育服务的知识结构是文化遗产的另一常态。通过教育的传播，民族传统文化知识得以选择、传承和创造；而教育通过吸收传统知识的精粹，获得生存与发展的养分。幼儿园作为教育的文化场域，是在文化主体与文化空间相互作用下形成的，其本身对一定的物质客观条件具有依赖性。因此，它只有在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下，同时也正是在各种文化因素盘根错节的情境下，通过不断交流与交往，构成一个新型的、适宜的、完整的文化遗产体系，不断的实现自身的价值诉求。有鉴于此，在民族地区建设益童、惠民、利

国的学前教育服务体系,普及学前公共教育,是实现整个民族教育复兴的重要举措,而关键在于民族地区的具体行动.因此,只有将民族教育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使得学前公共教育的知识结构与传统知识形态间达到“视域融合”时,才可体现出学前教育的公共性特征和价值诉求.

参考文献:

- [1] 莱昂·狄骥著,郑戈译.公法的变迁[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33-60.
- [2] 胡杰.将家庭教育指导纳入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的研究[D].上海交通大学,2011(5):8.
- [3] 侯非.《早期教育服务规范》国家标准关键问题研究[J].中国标准化,2014,459(12):103.
- [4] 中国教育年鉴编写组.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115.
- [5]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4-09-30.
- [6] 赵凤莲.少数民族教育与文化的悖论关系[J].贵州民族研究,2015,36,(1):190.
- [7] 敬鸿彬,鲜耀.民族文化遗产场域的疏离与融合[J].中华文化论坛,2015(2):147
- [8] 王鉴.西北民族地区多元文化与教育问题研究[J].当代教育与文化,2009,1,(1):10-11.
- [9] 白英,滕星.民族文化遗产与双语教育发展[J].思想战线,2015,41,(2):60.
- [10] [13] 张冉.文化自觉论[D].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1、149.
- [11] [12] 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12-20.

The Dilemmas and Decision Making of Pre-school Education in Minority Areas From the Public Service Aspect

Sun Ai-qin Li Yan-ping

(School of Education,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Abstract: Making preschool education universal is the important mean to ensure children's basic rights and the vital way of government's basic obligation. Meanwhile, it'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the basic public service system of high qual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asic education. However, it would be faced with more problems in minority areas, such as service objects' (children's) particularity, servants' two-way criticism of choices betwee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nd the hard choice between ecology and standardization of service. This paper gives the explanation that importance should be attached to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asic public service and the character of minority culture by reflecting the dilemmas of public pre-school educational service in minority areas in order to come up with some effective advices based on service objects (children), servants (teachers) and value orientation of service.

Key words: Preschool education; Public service; Cultural self-consciousness; Children

[责任编辑:戴锦秀]